

欽定宋史

卷三百
四十二
之四
十五

宋史卷三百四十一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一百

王存

孫固

趙瞻

傅堯俞

王存字正仲潤州丹陽人幼善讀書年十二辭親從師于江西五年始歸時學者方尚雕篆獨爲古文數十篇鄉老先生見之自以爲不及慶曆六年登進士第調嘉興主簿擢上虞令豪姓殺人久莫敢問存至按以州吏受賕豪賂他官變其獄存反爲罷去久之除密州推官修潔自重爲歐陽修呂公著趙槩所知治平中入爲國

子監直講遷祕書省著作佐郎歷館閣校勘集賢校理
史館檢討知太常禮院存故與王安石厚安石執政數
引與論事不合卽謝不往存在三館歷年不少貶以干
進嘗召見便殿累上書陳時政因及大臣無所附麗皆
時人難言者元豐元年神宗察其忠實無黨以爲國史
編修官修起居注時起居注雖日侍而奏事必稟中書
俟旨存乞復唐貞觀左右史執筆隨宰相入殿故事神
宗聽其言聽直前奏事自存始也明年以右正言知制
誥同修國史兼判太常寺論圓丘合祭天地爲非古當
親祠北郊如周禮官制行神宗切於用人存請自熙寧

以來羣臣緣論事得罪或詿誤被斥而情實納忠非大過者隨材召擢以備官使語合神宗意收拔者甚衆又言赦令出上恩而比歲議法治獄者多乞不以赦降原減官司禁謁本防請託而弔死問疾一切杜絕皆非便也執政不悅五年遷龍圖閣直學士知開封府京師並河居人盜鑿汴隄以自廣或請令培築復故又按民廬侵官道者使撤之二謀出自中人既有詔矣存曰此吾職也人言之卽日弛其役都人驩呼相慶進樞密直學士改兵部尚書轉戶部神宗崩哲宗立永裕陵財費不踰時告備宰相乘間復徙之兵部太僕寺請內外馬事

得專達母隸駕部存言如此官制壞矣先帝正省臺寺
監之職使相臨制不可徇有司自便而墮已成之法元
祐初還戶部固辭不受二年拜中大夫尚書右丞三年
遷左丞有建議罷教畿內保甲者存言今京師兵籍益
削又廢保甲不教非國家根本久長之計且先帝不憚
艱難而爲之旣已就緒無故而廢之不可門下侍郎韓
維罷存言去一正人天下失望忠讜沮氣讒邪之人爭
進矣又論杜純不當罷侍御史王覲不當罷諫官四方
奏讞大辟刑部援比請貸都省屢以無可矜恕却之存
曰此祖宗制也有司欲生之而朝廷破例殺之可乎又

言比廢進士專經一科參以詩賦失先帝黜詞律崇經術之意河決而北幾十年水官議還故道存爭之曰故道已高水性趨下徒費財力恐無成功卒輟其役蔡確以詩怨訕存與范純仁欲薄其罪確再貶新州存亦罷以端明殿學士知蔡州始存之徙兵部確力也至是爲確罷士大夫善其能損怨歲餘加資政殿學士知揚州揚潤相去一水用故相例得歲時過家上冢出賜錢給隣里又具酒食召會父老親與酬酢鄉黨傳爲美談召爲吏部尚書時在廷朋黨之論寔熾存爲哲宗言人臣朋黨誠不可長然或不察則濫及善人慶曆中或指韓

琦富弼范仲淹歐陽修爲黨賴仁宗聖明不爲所惑今日果有進此說者願陛下察之由是復與任事者戾除知大名府改知杭州紹聖初請老提舉崇禧觀遷右正議大夫致仕舊制當得東宮保傅議者指存嘗議還西夏侵地故殺其恩典旣而降通議大夫存嘗悼近世學者貴爲公卿而祭祀其先但備庶人之制及歸老築居首營家廟建中靖國元年卒年七十九贈左銀青光祿大夫存性寬厚平居恂恂不爲詭激之行至其所守確不可奪司馬光嘗曰並馳萬馬中能駐足者其王存乎孫固字和父鄭州管城人幼有立志九歲讀論語曰吾

能行此徂徠石介一見以公輔期之擢進士第調磁州
司戶參軍從平貝州爲文彥博言脅從罔治之義與彥
博意協故但誅首惡餘無所及轉霍邑令遷祕書丞爲
審刑詳議官宰相韓琦知其賢諭使來見固不肯往琦
益器重之引爲編修中書諸房文字治平中神宗爲穎
王以固侍講及爲皇太子又爲侍讀至卽位擢工部郎
中天章閣待制知通進銀臺司种諤取綏州固知神宗
志欲經畧西夏欲先事以戒卽上言待遠人宜示之信
今無名舉兵非計之得願以漢韓安國魏相唐魏徵論
兵之畧參校同異則是非炳然矣兵凶器也動不可妄

妄動將有悔大臣惡其說出知澶州還知審刑院復領銀臺封駁兼侍讀判少府監神宗問王安石可相否對曰安石文行甚高處侍從獻納之職可矣宰相自有其度安石狷狹少容必欲求賢相呂公著司馬光韓維其人也凡四問皆以此對及安石當國更法度固數議事不合青苗法出又極陳其不便及韓琦疏至神宗感動謂固曰朕熟計之誠不便固出語執政曰及上有意宜亟圖之以福天下既而竟從安石固復領銀臺司孔文仲對制策忤時政報罷固言陛下以名求士而士以實應今反過之何哉今謂文仲之言以惑天下臣恐天下

不惑文仲之言以文仲之黜爲惑也胡宗愈坐言事逐
蘇頌陳薦以論李定罷固皆引誼爭之時議尊僖祖爲
始祖固議曰漢高以得天下與商周異故太上皇不得
爲始封光武中興不敢祖舂陵而祖高帝宋有天下傳
之萬世太祖功也不當替其祀請以爲始祖而爲僖祖
別立廟禘祫之日奉其祧主東向以伸其尊合所謂祖
以孫尊孫以祖屈之意韓琦見而歎曰孫公此議兄以
不朽矣加龍圖閣直學士知真定府遼人盜耕解子平
地歲且久吏爭弗能還固微得其要領折愧之正疆地
二百里熙寧末以樞密直學士知開封府元豐初同知

樞密院事時征安南建順州其地瘴癘不堪守國請棄之內徙者二萬戶諜者告夏人幽其主神宗欲西討國數言舉兵易解禍難神宗曰夏有釁不取則爲遼人所不可失也固曰必不得已請聲其罪薄伐之分裂其地使其會長自守焉神宗笑曰此真酈生之說爾時執政有言便當直度河不可留行固曰然則孰爲陛下任此者神宗曰朕已屬李憲固曰伐國大事也豈可使宦官爲之今陛下任李憲則士大夫孰肯爲用乎神宗不悅他日固又曰今五路進師而無大帥就使成功兵必爲亂神宗曰大帥誠難其人呂公著曰旣無其人曷若

已之固曰公著言是也初議五路入討會于靈州李憲
由熙河入輒不赴靈州乃自開蘭會欲以弭責固曰兵
法期而後至者斬今諸路皆進而憲獨不行雖得蘭會
罪不可赦神宗不聽其後師果無功神宗曰朕始以孫
固言爲迂今悔無及矣改大中大夫樞密副使進知院
事以疾避位拜觀文殿學士知河陽尋提舉嵩山崇禧
宮哲宗卽位以正議大夫知河南府徙鄭州元祐二年
召除侍讀提舉中太一宮遂拜門下侍郎哲宗與太皇
太后矜其年高每朝會豫節拜儀聽休於幄次固數乞
骸骨太皇太后曰卿先帝在東宮時舊臣今帝新聽政

勉留輔導或體中未安取文書於家治之可也固感激
強起視事復知樞密院事累官右光祿大夫五年卒年
七十五哲宗太皇太后皆出聲泣時文彥博致仕歸洛
將宴餞崇政殿以固在殯罷之輟視朝二日贈開府儀
同三司諡曰溫靖固宅心誠粹不喜矯亢與人居久而
益信故更歷夷險而不爲人所疾嘗曰人當以聖賢
爲師一節之士不足學也又曰以愛親之心愛其君則
無不盡矣司馬光退處固每勸神宗召歸及光爲陳州
過鄭固與論天下大事至數十曰公行且相宜視先後
緩急審處之傳堯俞銘其墓曰司馬公之清節孫公之

淳德蓋所謂不言而信者也世以爲確論紹聖時奪遺澤元符二年奪所贈官列元祐黨籍政和中徽宗以固嘗爲神宗宮僚特出籍悉還所奪

趙瞻字大觀其先亳州永城人父剛太子賓客徙鳳翔之鰲屋瞻舉進士第調孟州司戶參軍移萬泉令捐圭田修學宮士自遠而至改知夏縣作八監堂書古賢令長治迹以自監又以祕書丞知永昌縣築六堰灌田歲省科斂數十萬水訟咸息民以比召杜升太常博士知威州瞻以威茂雜羣獠險而難守不若合之而建郡於文川條著其詳爲因山別錄後熙寧中朝廷經理西南

就瞻取其書考焉遷尚書屯田員外郎英宗治平初自都官員外郎除侍御史上疏曰英斷獨化人主至權也審至權者當主以天下之大公揆以天下之正論如是而後權可一也若夫積久之敝陛下其思焉刑賞施設之失可革則革號令言動之過可止則止輔相賴其用宜責其効臺諫知其才宜信其說兵柄宜削諸宦官邊議宜付宿將蓋權不可矯而爲也以從天下之望耳英宗稱善久之詔遣內侍王昭明等四人爲陝西諸路鈐轄招撫諸部瞻以唐用宦者爲觀軍容宣慰等使後世以爲至戒宜追還內侍責成守臣章三上言甚激切會

文彥博孫沔經畧西夏別遣馮京安撫諸路瞻又請罷
京使專委宿將夏人入侵王官慶帥孫長卿不能禦加
長卿集賢院學士瞻言長卿當黜不宜賞賞罰倒置京
東盜賊數起瞻請易置曹濮守臣之不才者未報乃求
退力言追還昭明等英宗改容納其言二年秋京師大
水詔百官言事多留中瞻請悉出章疏付兩省詳擇以
聞從之時議追崇濮安懿王瞻引漢師丹董宏事謂其
屬薛溫其曰事將類此吾必以死爭固吾所也中書請
安懿王稱親瞻爭曰仁宗旣下明詔子陛下議者顧惑
禮律所生所養之名妄相訾難彼明知禮無兩父貳斬

之義敢裂一字之詞以亂厥真且文有去婦出母者去已非婦出不爲母辭窮直書豈足援以斷大議哉臣請與之廷辨以定邪正已而皇太后手書尊王爲皇瞻歎曰向者太后切責大臣議乃得罷今邪臣與中官交締歸過至尊而自爲之地吾與首議之臣不並生矣因復力陳會假太常少卿接契丹賀正使人對英宗問前事對曰陛下爲仁宗子而濮王又稱皇考則是二父二父非禮英宗曰御史嘗見朕欲皇考濮王乎瞻曰此乃大臣之議陛下未嘗自言英宗曰是中書過耳朕自數歲時先帝養爲子豈敢稱濮考瞻曰臣請退諭中書作詔